

四部文明

文懷沙 主編  
魏晉南北朝文明卷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二十一)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四部文明

文懷沙主編  
魏晉南北朝文明卷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二十一

# 魏晉南北朝文明卷

二十一



## 全三國六朝文四

全後魏文六十卷(二)(卷四四至六十)

〔清〕嚴可均輯 三一—九三

全北齊文十卷

〔清〕嚴可均輯 九五—一五五

全後周文二十四卷

〔清〕嚴可均輯 一五七—二八五

## 魏晉南北朝詩總集彙纂

玉臺新詠十卷

〔陳〕徐陵輯 二八九—三八四

六朝文絜箋注十二卷

〔清〕許槿評選 〔清〕黎經誥注 三八五—四八四

六朝詩集五十五卷

〔明〕佚名編 四八五—八三四

全三國六朝文四





全後魏文卷四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陽固

固字敬安北平無終人太和中為劉和宋王府法曹參軍兼長史宣武即位出為平南司馬還除太尉西閭祭酒兼廷尉平除給事中出為試守北平太守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延昌末呂忝王顯免孝明即位除尚書考功郎出為李平行臺七兵郎中還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加監遠將軍熙平中除洛陽令神龜末為清河王擇太尉從事中郎正光中為京兆王繼司徒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諡曰文

北都賦

南都賦

魏書陽尼附傳固作北都賦稱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前曰中京禮儀之式因曰諷諫文依

全後魏文卷四十四

陽固

演蹟賦

紹有周之遐軌兮初錫世于河陽建旬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紛亂兮仍矯迹于良鄉棄侯衛之楨弼兮乃植根于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堂構之頽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本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于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幹流之不息傷艱蹟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憚兮乃有懷于古人或垂綸于渭濱兮有胥靡于博巖既應絲而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黜于庶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孤而爭國兮有讓位而采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兮俟時曹納辛而衰亡兮哀戮田而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失性趙



堯門而誕聖兮終天隱而不繁衛混軀于世難兮啟洪業于宣元釋皋繇之法憲兮見蓼六之先亡諫疑枉于怨獄兮靈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同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請而後舒賜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敝于陋巷兮蘊六莛于蓬廬勃計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勳立而禍并紛囿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馳且流言而見疑兮先緣誦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疏兮已放鷹而日遠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于主心或居鄉而三色阻兮或臨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貴在子得要兮事終成于會議每一日而三省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可非石育子而啟夏兮胤遺卵而孕殷鳥

全後魏文卷四十四

陽固

二

藉冰而存葉兮虎乳孩曰字文發昇舟而魚躍兮季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帝兮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茲聖達之未明兮豈前修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兮方有闕于天表且臨海而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釋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改視而革命兮靈投策而詬龜圍據胎而為巨兮友發文而自相風吹鷗而襄墜兮神壓紐而平王彼羸縮之由八兮信吉凶之在已或勤憂曰滅齡兮亦安樂而獲社弟成師而害兄兮父純臣而烹子識同命于三君兮兆先見于喬姒始樓桑而發輝兮終龍變于巴庸繞閭門而結慶兮鬱蟬蛻于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瘠之絲殛死于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疏九江而入海總九州曰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行之丕改曰患塞為福兮痛比干之殘軀曰佞諛為獲安兮哂宰詔之見屠曰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曰進

為無益兮見鄂秋之專城曰仁義為桎梏兮信揖讓之勞疲曰放  
曠為懸解兮傷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  
四皓之高尚兮歎伊周之陟危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車而弗顧  
求封賞于寸心兮夢台衮于遠慮或忌賢而獨立兮或篡君曰自  
樹既思匿而名揚兮亦求清而反行見眾兆之紛錯兮觀變化之  
無方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于敝筵兮始拂龜  
而整策冀靈鑒之佑余兮願告余曰忠益龜龜發兆曰施靈兮利去  
華而守約蒼蒼列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追  
考槃于巖壑登山曰恬澹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于占繇兮  
翻夕警而晨裝揖許公于箕嶺兮豁夷齊于首陽瞻嵩華之崑崙  
兮眺恆碣之磔磔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曰尚羊乘玄虬之奕  
奕兮鳴玉鑾之瑤瑤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解裳謁伯禹于  
塗山兮詰三苗于三危登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于有娀追祝融

全後魏文卷四十四

三

于荆芊兮問洛宓于馮夷陵回飆而上躓兮窮深谷而下馳公扶  
水而遠矚兮見虞淵之威微乘閭風之峻阪兮覩王母于崦嵫昇  
瑤臺而奏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曰寄命兮附光風曰傳辭  
出岷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鬱采鍾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  
玻璃羽民而遠游兮探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  
穢質望玄闕之寂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于霄際兮求霧塵  
于海濱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滄溟兮躡不  
周之嶮巖屑瓊藥曰為糧兮斟玉液曰為漿結秋蘭曰為佩兮攬  
白蜺曰為裳聳景雲而上征兮撫閭闔而啟扉肅百神而警策兮  
奏中皇于紫微聆鈞天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  
兮戀舊京而依依提招搖曰為旂兮巡天漢而下游建雲旗之透  
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王良曰敏轡兮命風伯曰挾軻符屏翳曰  
清路兮告河鼓曰具舟聊右次于析木兮遙回駕于青丘訪占人

于首陽兮亦問道于爽鳩觀三韓之果累兮見青服之悠悠瞻雒  
常之鬱鬱兮貢楛矢之啾啾心招招而揚揚兮志憫憫而縣縣伊  
五嶽之墜墜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沈沈然  
夫五都之摠摠兮尚何足曰遊盤彼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曰達  
觀方吞霞而棄粒兮亦屑玉而煉丹漱醴泉曰養氣兮吸沆瀣曰  
當餐蔭建木之長柯兮援木禾之脩莖咀玉髓而充渴兮嚼正陽  
曰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擬  
寫其深情盤桓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  
惆悵而不悅憶慈親于故鄉兮戀先君于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  
縱歸轡而緩御僕眷眷于短衍兮馬依依于跬步還故園而解羈  
兮入茅宇而返素耕東臯之沃壤兮釣北湖之深潭養慈顏于婦  
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于濁酒兮夕寄忻于素琴誦風雅曰  
導志兮蘊六籍于曾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

全後魏文卷四十四

四

于終古兮流不朽之徽音進不求于聞達兮退不營于榮利泛若  
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之器不潔其身兮不屑于位不拘小節兮  
不求曲備資靈運曰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  
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沖寂曰無為寄後賢曰藉賞兮  
盜怨時之弗知辭曰  
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天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哲兮隨  
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規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  
浮動違性命兮鑿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兮陵虛馳騁  
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勞志沮未衷道兮反我遊駕  
養慈親兮躬耕練菽齊至人兮魏書陽尼附傳王顯奏免固官既無事役遂闔門自守若演陳陸曰  
明幽微通塞  
之事其詞曰  
上謹言表  
臣聞為治不在多方在于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

傅曰保護立官司曰防衛曰係蒼生之心魏書衛親宗室強幹弱枝曰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誦誦之響省徭役薄賦斂齊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曰存元元之心曰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脩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究察魏書陽尼附傳時世宗廣請得失因上謏言表

房景先  
景先字光胄清河繹幕人太和中郡辟功曹州舉秀才為太學博士兼著作佐郎脩國史尋除司徒祭酒員外郎撰世宗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神龜元年為東義陽行

全後魏文卷四十四

五

臺卒贈持節冠軍將軍洛州刺史諡曰文

駁封祖胄韓雅哲韓神回鼓吹議

案祖胄議曰功德有喪鼓吹不作雅哲議齊衰卒哭蕭管必陳準之輕重理用未安聖人推情已制服據服已副心何容拜虞生之翼于神宮襲衰麻而奏樂大燧一移哀情頓盡反心曰求豈制禮之意也就如所言義服恩輕既虞而樂正服一莽何曰為斷或義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復何品節雅哲所議公子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案古雖有尊降不見作樂之文未詳此據竟在何典然君之于臣本無服體但恩誠相感致存隱惻是曰仲遂卒垂篋籥不入智悼在殯杜黃明言豈大倫之痛既殯而樂乎又神固等所議曰為笳鼓不在樂限鳴篋曰警徹聲笳而清路者所曰辨等列明貴賤耳雖居哀恤施而不廢相而言之似如可通攷諸正典未為符合案詩云鍾鼓既設鼓鍾伐鼗又云於論鼓鍾於樂

辟雍言則相連豈非樂乎八音之數本無笳名推而類之簫管之比豈可曰名稱小殊而不為樂若曰王公位重威節宜崇鼓吹公給不可私辭者魏絳和戎受金石之賞鐘公勳度蒙五世之賜若審功膺賞君命必行豈可陳嘉牢于齊殯之時擊鐘磨于廟口之後尋究二三未有依據國子職兼文學合問所歸宜明據典諷曲盡斟酌率由必衷曰辨深惑何容總議並申無所析制更詳得失據典正議魏書禮志阿

五經疑問

問王者受命水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與金德方隆禎發華渚水運告昌瑤光啟祚人道承天天理應實受謝既彰立命若契相生之義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為次遵而不改既事乖代終而數同納籊順逆且殊禎運宜異而兆微不差有疑符應

全後魏文卷四十四

六

問禹曰緣配天舜不尊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冒道高者負辰四方神積者郊原斯生是曰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敢尊其父餘

既罪彰于山川受丞于羽裔化質與鱗甲為羣銘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于國陽當升煙之大禮苟存及躬曰亂祀典降上帝為罪鬼之賓奏夾鍾為介蟲之樂奏天之道不乃有淪乎  
問湯尊稷廢柱曰神積道存異世同尊列山見享縮紀前代成湯革命承天當愆陽之運不思理數之有無黜元功于百世且畢箕感應風雨異徵尊播殖之靈而邀滂澍之潤升廢之道無乃謬與若柱不合薦虞夏應失之于前如曰歲久宜遷百神可計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旨  
問湯剋桀欲遷夏社為不可武王滅紂曰亳社為亡國之誡曰神無定方唯人為主道協無為天地是依棄德弗崇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禮存成秩升后稷當四圭之尊貶土祗隔性幣之享就知言

之稷粟靈威誠允聿追之宜社非商祖孝孚乃考之咎殷鑒致誠何獨在斯

問易著革命之文而無揖讓之象曰立黃劄別人道為尊含靈付

化故義始元首是呂飛龍啟徵大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

虞賓已為善終順守有慙未盡不顯揖讓之象而著已日之美豈

可兆巨變為貽厥之謀訓萬世而開安忍之闕求之反表未盡理

恕

問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詠為明竈焉曰王道貴產法理尚恩

舊德見食八象載其美五行三刺禮經實其仁是呂祿父巨變於

禮不較三監亂德祭指猶存罪莫極于無上逆莫甚于違天行大

辟禍不及族理正刑愆止于身何惡當參夷之禍何戾受淪殄之

辜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為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繼母配父本非天

屬與尊合德名義曰興兼鞠育有加禮服是重既體違義盡棄節

毀慈作嬪異門為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終思之有口方齊服是追

哭于野次苟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稅喪已則否曰服曰恩制禮由義立

慈母三年孫無總葛者曰戚非天屬報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

已但正體于下可無服乎且續冠立武子姓之服練練之後綴經

已除猶懷慘素未忍從吉況斬焉初之創巨方始復甲之賓尚改

緇襲奉哀苦次而無過變孝子孝孫豈天理是與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曰為不可曰受醮從天人倫所重保

百異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極昏淫禍傾台卷之尊怙亂無終殄滅

誕鞠之愛齊桓匡翼四方正存刑矩制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

生既違曰殺為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永期雖窮劬履朝臣不宜糾

既事反人靈咎將有所施之取表孰為優允

全後魏文卷四十四

房景先

七

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三備禮猶不

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虔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

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胃禮不上通昏愆後燼四圭是主此便

至道相承乾無二統純風既訖立杜肆尊禮不虛革庶昭異聞

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亡

乎人之辭也曰樂呂觀風禮為教本其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

兵屈于周典僖公魯之盛君告誠虔祀穆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

推咎于天則神不棄鑿歸愆于人則頌聲宜替既命龜失辰靈威

弗着郊享不從配天斯缺即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而制

問尚書堯征羲和詰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于房曰衡紀不移

日月有度炎涼啟辰次舍無代履端屢臻歸餘成問是曰爰命羲

和升準祖節使暑數應時水流協運致望舒後律耀靈爽次即宮

闕永容可為愆玄象一差未成巨戾且杪秋豈回星之辰授衣非

合璧之月敘食弗當積失加誅律度暫差便邁珍絕仁者之兵義

不妄興王赫斯舉將有異說

問毛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日月次周行

含有常分至之候不為愆咎今同之辰而為深戾者專曰金木相

殘指日成釁推步不容可如之若謫見正陽日維戊午生育相

因猶子歸母但曰陰陽得無深忌乎若為忌也朔亦應為災如不

忌也辛卯豈獨成醜且舉凡之始曰屬月時繫之在日有爽明例

義不妄構理用何依

問論語河不出圖泣麟自傷曰聖人稟靈天地資識未形齊生死

于一同等榮辱于彼我孔子自生不辰從心告齒樂正既修素王

斯著方輿吾已之歎結反袂之悲進涉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

聖達之理無乃缺如魏書房法

全後魏文卷四十四

房景先

八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寧遠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四終

全後魏文卷四十四

房景先

九

全後魏文卷四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江式

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仕孝文為司徒行參軍檢校御史除  
寇將軍符節令已書文昭太后尊號諡冊特除奉朝請正光中  
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  
求撰集古今文字表

臣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彰其彩古史倉  
頊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已代結繩用書契已維事  
宣之天庭則百工已敘載之方冊則萬品已明迄于三代厥體頗  
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  
子百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  
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

全後魏文卷四十五

江式

一

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  
皆曰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  
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  
爰麻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  
小篆者也于是秦統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已趨約易始用隸  
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  
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  
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  
尉律學復敎已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已為尚書史吏民上書  
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攻其書形雖無厭諠亦  
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  
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  
人說文字于未央宮中已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已作



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呂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曰摹印也六曰鳥蟲所曰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敏一端苟有可已加于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于譽痛字敗于訾更詭任情變亂于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羣書之詰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即將陳

全後魏文卷四十五 江式

二

雷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于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訓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于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郡鄆涪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裁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闡理有名于揖曰書教諸皇子又建二字石經于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竝號能家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案備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自王之季

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曰意說炫惑于時難已釐改故傳曰曰眾非非行正信哉得之于斯情矣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亂神蟲為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后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惻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敏之始前人所已垂今人所已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子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于衛覲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為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已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收隄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哀錄敘列于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閣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

全後魏文卷四十五 江式

三

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而露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已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曰許慎說文為主爰采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已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成使班于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竝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魏書江式傳又見北史三十四

祖瑩

瑩字元珍范陽道人孝文帝為中書學生拜太學博士署彭城王總司徒法曹參軍掌書記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宣武時為冀州鎮東府長史除名尋為國子博士領尚書左戶部孝明時為李崇都督長史除名尋為散騎侍郎孝昌中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元顥入洛已為殿中尚書孝莊還宮免後除祕書監賜爵容城縣子前廢帝時遷車騎將軍太常卿孝武即位封文安縣子孝靜遷鄴加儀同三司進爵為伯天平中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冀州刺史

樂舞名議

夫樂所已乘靈通化無所已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郊天祠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味是已黃帝作咸池之樂顓頊有承雲之舞堯為大章舜則大韶禹為大夏湯為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壽人漢為大予魏名大鈞晉

全後魏文卷四十五 祖堂 公孫崇

四

曰正德雖三統互變五運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徽號殊別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奕世載德累葉重光或曰文教興邦或曰武功平亂功成治定于是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惟新書軌自同典刑回二覆載均于兩儀仁澤被于四海五聲有序八音克諧樂舞之名宜已詳定案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誠學已後經禮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請曰韶武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縣神來燕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于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理無減降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成同舊式庶得曰光贊鴻功敷揚大業

崇太和為給事中景明中為太樂令 請曰高肇監樂務表

四部

文明

伏惟皇魏龍躍鳳舉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靜荒囂廓寧宇內兇醜尚繁戎軒仍動制禮作樂致有闕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鍾後仁之期道協先天之日願雲門已與言感蕭韶而忘味已故中書監高閭博識明敏文思優洽紹蹤成均實允所寄乃命閭廣程儒林究論古樂依據六經參諸國志錯綜陰陽已制聲律鐘石管絃略已完具八音聲韻事別祖舉值遷邑崧瀛未獲周密五權五量竟不就果自爾迄今率多禿落金石虛懸宮商未會伏惟陛下至聖承天纂戎鴻烈已金石未協詔臣緝理謹即廣搜臣忝選其中形又采梁山之竹更裁律呂制磬造鍾依律竝就但權量差謬其來久矣頃蒙付并州民王顥進所獻古銅權稽之古範攷曰今制鍾律準度與權參合昔造猶新始糊若舊異世同符如合規矩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鳴之屬六十餘韻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興置皇始之舞復有吳夷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

全後魏文卷四十五 公孫崇

五

內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廟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竊惟周之文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別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邁隆周功超鴻漢頌聲廟樂宜有表章或文或武曰旌功德自非懿望茂親雅量淵遠博識洽聞者其孰能識其得失衛軍將軍尚書右僕射臣高肇器度微雅神賞入微淹讚大猷聲光海內宜委之監就已成皇代典謨之美昔晉中書監荀勗前代名賢受命成均委曰樂務崇述舊章儀刑古典事光前載豈遠乎哉又先帝明詔內外儒林亦任高閭申請今之所須求依前比

上景明麻表 臣頃自太樂詳理金石及在祕省攷步三光稽覽古今研其得失然四序遷流五行變易帝王相踵必奉初元改正朔殊徽號服色觀于時變已應天道故易湯武革命治麻明時是日三五迭隆麻

數各異伏惟皇魏紹天明命家有率土戎軒仍動未遑厥事因前魏景初麻術數差遠不協魯度世祖應期輯寧諸夏乃命故司徒東郡公崔浩錯綜其數博涉淵通更修麻術兼著五行論是時故司空咸陽公高允該覽羣籍贊明五緯并述洪範然浩等攷察未及周密高宗踐阼乃用敬焯趙歐甲寅之麻然其星度稍為差遠臣輒鳩集異同研其損益更造新麻曰甲寅為元收其盈縮晉象周密又從約省起自景明因名景明麻然天道盈虛豈曰必協要須參候是非乃可施用太史令辛寶貴職司立象頗閑祕數祕書監鄭道昭才學優贍識覽該密長兼國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之孫世綜文業尚書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經史前兼尚書郎中崔暉微曉法術請置人在祕省參候而伺察晷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後各五日然後乃可取驗臣區區之誠冀效萬分之一

律曆志上世宗景明中詔大樂令公孫崇  
趙熒生等同共攷驗正始四年冬崇奏

全後魏文卷四十五

六

孫紹

紹字世慶昌黎人太和中為校書郎遷給事中白長兼羽林監為門下錄事延昌初出除濟陰太守還歷司徒功曹參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中為鎮遠將軍右軍將軍後為徐充和權使歷驍騎將軍太府少卿遷右將軍太中大夫建義初除衛尉轉金紫光祿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賜爵新昌子太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諡曰宣

修律令上表

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啟無窮畢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下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懷城上黨腹背所憑四

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曰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于下里主案舞筆于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滄味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曰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出

北史

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後仗疆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雷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上居莫定闕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致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疆敵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久成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

全後魏文卷四十五

七

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已換情權不可恒隨滂隆已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濟陰獲哀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趨化物之規圖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竝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曰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俯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法復須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曰且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于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俯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

魏書孫紹傳與常景等共條律  
人曰延昌中紹表又北史四十六

陳軍國利害又表

臣聞文質互用治道呂之緝熙滂降得時人物呂之通濟故能華  
恢三靈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冲明照物宰輔忠誠伊  
均美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爲之業而漢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  
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  
短具鑒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呂來文華而政亂故臣  
昔于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文應可尋延  
昌正光奏疏頻上主者收錄不蒙報問即日專勢乃至于此盡微  
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暨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天實  
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呂益其意若仍持疑  
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感是同但職在  
亢散不關樞密靈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  
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躡足之急臣偷肉

全後魏文卷四十五

孫經

八

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采察若得言參執事獻可替否寇逆

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犬馬情畢魏書孫經傳紹爲徐充和禮

紹又表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五終

全後魏文卷四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辛雄

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太和中爲奉朝請正始初除給事中遷  
昌初已病免司空清河王懌辟戶曹參軍攝田曹事隨帝還司  
徒戶曹太尉記室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正光中  
兼司州別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初除司空長史行臺左丞遷輔  
軍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永安  
中除度支尚書兼侍中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昔泰  
時爲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秦州大中正  
太昌中復爲殿中尚書兼吏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  
大夫永熙中又兼吏部尚書左僕射侍中爲高歡所殺

明賞罰疏

全後魏文卷四十六

辛雄

一

凡人所已臨堅陣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  
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  
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  
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  
而樂早死也利害懸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  
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眾敗多勝少跡其  
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懲征夫之勤悴乃降明  
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勤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  
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憚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  
全而無罪此其所已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  
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曰此推之  
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  
所難欲其必死盜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

聞惟陛下審其可否魏書辛雄傳

選舉疏

帝王之道莫尚于安民安民之本莫加于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曰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采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先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革不息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靈未來專已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敎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已差次日月為功能銜衛之人已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手管已共治之重託碩鼠已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一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

全後魏文卷四十六

辛雄

二

夷夏之民相將為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嫠靡恤財殫力盡無已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曰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僑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已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竝後地先才不得拘已停年竟無銓革二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疆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于不治何恤于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整雷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討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已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

故不明選典欲曰靜民便恐無日魏書辛雄傳

上書論祿養

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曰為宜聽祿養不約其年魏書辛雄傳又為祿養論稱云云書奏肅宗納之

奏理元匡

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謏之性簡自帝心鷹鷂之志形于在昔故高祖錫之曰匡名陛下任之曰彈糾至若茹咭升鞏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曰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于前陛下亦宜寬之于後況其立列由緒與罪案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祁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

全後魏文卷四十六

辛雄

三

匡不免其事實可嗟惜魏書辛雄傳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與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

獄成詎枉宜復斷理議

春秋之義不幸而失盜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殷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減流言之愆俯惟釋之不加驚馬之辟所曰大小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乃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訴或為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者雪之  
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賊不辨行賊主名檢無賂呂置直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已獄案既成至即除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為通劄又須定何如得為證人若必須二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于理太寬若轉聞即為證則于理

太急今請曰行賅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類著實已為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後或邀駕詆枉被旨重究或訴省釋冤為奏更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于常格依前案為定若不合拷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覆使物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案勿逢恩赦若從證占而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已為罪須案成雪已占定若拷未畢格及要證一人不集者不得為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冤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焉魏書辛雄傳初延尉少卿袁繼奏曾榮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成悉不斷理謂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

奉使慰勞關西啟六事  
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缺一則利之也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

全後魏文卷四十六 辛雄 王顯

四

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曰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還有費于郵亭皇恩無逮于民俗謹率愚管敬曰陳聞乞垂覽許魏書辛雄傳莊帝反洛詔雄曰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仍啟

王顯

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孝文時歷本州從事已醫術補侍御師遷尚書儀曹郎宣武時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入除大府卿御史中尉延昌初為太子詹事封衛南伯有藥方三十五卷

奏劾石榮抱老壽

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

而姦噪聲布于朝野醜言蔽于行路即攝陶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即主謹案石榮籍貫兵伍地隔宦流處世無入朝之期在生絕冠冕之望遭時之運逢非次之擢已犬馬延慈眷履恩念自微至貴位階方岳不能懷恩感德上酬天施迺谷彰遐邇嚮穢京墟老壽種類無聞氏姓莫紀巧乞刑餘之家覆養閭人之室蒙國殊澤預班爵序正宜治家假內疑教誠聞庭方恣其淫姦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于道路老壽同故苟之在梁若其原疑之無別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烏獸之不若請已見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魏書抱老壽傳

奏劾元匡  
自金行失御羣偽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大魏應期奄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曰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依據六經參諸國志曰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

全後魏文卷四十六 王顯

五

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立深參攷經記曰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為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曰黍十二為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救太常卿臣芳曰崇造既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于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曰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曰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曰黍刊寸竝請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攷議而尚書令臣肇已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曰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為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攷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竝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于匡兩途舛駁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

行已八今者所論豈喻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已後而  
 匡與肇厲言都座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嚙齟無復差序匡更  
 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覲立鍾后  
 之名希播製作之舉乃憑權衡之尊藉舅氏之勢專奪任心臧否  
 自已阿黨劉芳過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已恩言依經案古者卽  
 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實使藉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  
 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恆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  
 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  
 失爲下之義復攷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則足內朝抱  
 璞人外囂言肆意彰于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  
 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  
 噤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有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  
 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于人規成虛譽况匡

全後魏文卷四十六 王顯

六

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云黃帝  
 始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若莽佐漢時事豈有銘僞新  
 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卽變漢制度攷校二證非漢權明矣  
 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  
 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  
 虛端妄爲疑倡託呂先朝云非已製臣案此欺詐乃在干匡不在  
 于芳何已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  
 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頒新尺  
 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  
 一歲芳于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爲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  
 二羣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呂黍成寸首  
 尾歷然豈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  
 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卽是魏之

趙高何呂萃物肇若無此匡既誣毀宰相訕謗明時豈應該議之  
 聞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際輕生別足之言趙高矯惑事屬我秦  
 不敬至甚請已肇匡並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傳第五子匡與尚書令高肇不卒後因與本常劉等謀  
 手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匡云云詔曰可  
 田益宗

益宗光城蠻酋仕齊爲征虜將軍直閣將軍太和中遣使歸款  
 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軍事冠  
 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尋于新蔡立東豫州呂爲刺史  
 改封安昌縣伯進號征虜將軍景明中進號平南將軍加安南  
 將軍延昌中遷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入爲江西南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伯熙平二年卒年七十  
 三贈征東大將軍鄂州刺史諡曰莊

全後魏文卷四十六 田益宗

一

請乘機取義陽表

臣聞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皆拯羣生于  
 湯炭盛武功于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纒無已速其種天之所棄  
 非假于無已職其人竊惟蕭衍口常君臣交爭江州鎮中分爲  
 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于轉輸甲兵疲于戰鬪事救于目  
 前力盡于麾下口無外羅州鎮網紀庶方藩城基立孤存而已不  
 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于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  
 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  
 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  
 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  
 彼眾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  
 眾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  
 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統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未